

## 月光下的曼波魚

一對姊妹，姊姊三十一歲，妹妹二十九歲。

### 第一場

醫院。姊姊在病床上翻著雜誌，她的一隻手打上石膏。  
妹妹帶著大包小包進房，左右張望了一會。

姊姊：（看妹妹一會）那是媽的衣服嗎？

妹妹：鞋子也是。

姊姊：小時候別人都說我比較像媽媽。

妹妹：我有天整理倉庫的時候，找到一箱洋裝，衣服還很新，我試穿了一兩套，像訂做的一樣。（頓）這樣很好，不用買衣服。

姊姊：反正老家那邊也沒什麼好買的。

妹妹不語，在病床旁坐下，一一翻揀東西。

姊姊：外面下雨？

妹妹：下好幾天了。

沉默。

妹妹：我帶了肉粽喔。你喜歡的那家。

姊姊：有蛋黃嗎？

妹妹：有啊，還有野薑花粽。

姊姊：以前根本沒有這種東西。

妹妹：觀光客喜歡吧。

姊姊：好久沒吃了。

妹妹：我也好久沒吃了。

姊姊：你不也喜歡吃？

妹妹：粽子不能每天吃呀。

姊姊：那你平常都吃什麼？

妹妹：吃個飯跑那麼遠太麻煩了。自己煮比較快。有時候三嬸煮好還會叫我來吃。

姊姊：怎麼這麼麻煩人家。

妹妹：陪老人家吃吃飯聊聊天，三嬸煮那麼多，她自己也吃不完。最近冬瓜很好吃，那種毛很多，手摸到會刺痛一整天的冬瓜……煮湯好吃得不得了。

姊姊：你說得我都餓了。

### **妹妹找出一盒削好的蘋果。**

妹妹：有蘋果喔。

姊姊：還有粽子。

妹妹：我找一下。（翻揀東西）我騎車去買粽子的時候，看著核電廠旁邊的大風車轉呀轉的，我突然發現風車不是亂蓋的。

姊姊：啊？

妹妹：就是，它們的排列是設計過的。

姊姊：喔。

妹妹：我停在路邊看了一下，它們設計得很好，兩個風車的葉片不會打到，可是又不會距離很遠。

姊姊：我前幾天在電視上看到，有好多歌手會在風車那邊拍 MV。一邊是海，一邊是風車。風車在沙灘上慢慢轉的時候很漂亮。

妹妹：那不是我們這邊啦。

姊姊：我們這邊也可以這樣做啊。

妹妹：又沒有人要來。

### **沉默。**

姊姊：都是核電廠害的。

妹妹：才不是。

姊姊：不然呢？

妹妹：本來就什麼都沒有。連高中都沒有。

姊姊：如果不是核電廠，也許就會有高中啊。

妹妹：我們讀的小學要廢校了。

姊姊：什麼？

妹妹：人太少，大家都到城裡去了。

### **沉默。**

妹妹：學校建了一座很大很漂亮的活動中心，叔公也常去泡茶，但平常只有用到半邊的校舍，好像快和其他學校合併了。

姊姊：也好啦。只是那幾個小朋友比較倒楣一點。

**沉默。**

妹妹：我最近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，每年四月，就會有一個女人——我想大概比我大一點，不超過五歲——穿全身黑，戴著黑色帽子到櫃台，來拜訪一個人。我問她有沒有探親卡，她搖頭，跟我說那個先生的名字。換證件，她看起來總是很緊張的樣子，她通常在清明節以後才來，最晚最晚，不會拖過五月。（頓）她看起來不像那個先生的家屬，也不是朋友或認識的人，我不知道怎麼講，就是一種直覺。她每年都來，看一個她不認識的人，是不是很奇怪？

姊姊：你們……只要知道名字，誰都可以進去嗎？

妹妹：反正骨灰鎖在櫃子裡，打不開的。

姊姊：如果有人一定要撬開呢？

妹妹：警報會響。但是沒有人這樣的啦。

姊姊：前天的新聞，有個老太太去拜她先生的時候，發現骨灰罈不見了，現在還找不到。

妹妹：國外好像真的有人把骨灰偷走，警察抓到那個人的時候，骨灰罈已經空了，那個人說他吃掉了。

姊姊：不要講了啦。好可怕。

妹妹：沒辦法啊，我習慣了。

**沉默。**

妹妹：我每天就是這樣啊，騎車上山，打掃，換制服，坐在櫃檯和同事聊天，有人來了就趕快微笑，請他換證件，問他往生者的大名，寫塔位給他。拜完了，再來換證，微笑，說謝謝您再見。我一直發呆，看玻璃自動門外頭慢慢變暗，太陽落到山後，時間到了，再騎車回家。

**沉默。**

姊姊：我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接電話。我很怕接電話，電話一響就很想把耳朵摀起來，假裝沒有聽到。（頓）好多事情要去處理……他們都不來，只會打電話給我……車禍之後，手機壞了，我一直不想去辦一個……老實說，我很高興。

**沉默。**

妹妹：姊夫呢？怎麼沒來看你。

姊姊：離婚了。(頓)事情有點複雜，有一陣子，我還想回娘家去……唉不過我也沒什麼娘家。我才說要回去，就後悔了。

**沉默。**

姊姊：你呢？你怎麼會來？

妹妹：姊夫打電話給我，說你發生車禍。

**沉默。**

妹妹：他說是保險公司……

姊姊：我知道了。(頓)我過幾天會處理這件事。

**沉默。**

姊姊：大伯還在墓園種菜嗎？

妹妹：對呀。不然他也沒地方種。那裡原來是他的田。

姊姊：我看到桌上旁邊這些水果就想到他。小時候我們都去偷摘他家後院的芒果。

妹妹：自己人又沒關係。

姊姊：伯母也這樣說，但以前被他抓到，都會被訓一頓。

妹妹：大伯說那是怕我們沒學好，養成壞習慣。(頓)他現在也沒力氣罵人了。

姊姊：好久沒回去了。我現在好討厭台北，覺得只會發生不好的事。

妹妹：我倒想留在台北。我常常一整天沒和人說話。(頓)我快和你講完一年份的話了。

姊姊：要不要去住我家？

妹妹：可以嗎？

姊姊：我自己搬出來了，你可以來住。反正我還要在醫院待一陣子。(頓)記得幫我打掃一下。

妹妹：沒問題。

姊姊：你幫我吃一點水果好不好？(頓)如果我可以起來，我就會自己削水果……天啊，看到我的手就該知道了……

妹妹：人家買都買了，只好拿來給你。

姊姊：我送給護士，他們說好呀幫我吃，轉個身就忘了。

妹妹：太忙了吧。

姊姊：奇異果都快爛了。

妹妹：我都帶回去吧。

姊姊：我有果汁機，在冰箱旁邊櫃子裡。打開就會看到。

妹妹：好。(頓)我來的路上，看到兩個小學生，一個小男生，一個小女生。那邊離醫院很近了，他們倆在看水果攤上的水蜜桃。小男生說水蜜桃看起來都很沒精神，是不是放很久了，小女生就說，不是，它們知道自己要被送給病人，所以很傷心吧。

姊姊：水蜜桃知道自己要被放到爛掉，所以才傷心吧。

妹妹：還沒完噢。小男生說，病人吃了會開心，水蜜桃為什麼要傷心呢？小女生說，它們是為病人難過。

姊姊：(笑)我不想被水蜜桃同情。

妹妹：(也笑了)那就把它吃掉吧。

姊姊：你知道嗎，上次居然有人送我一袋釋迦，真受不了他們。

妹妹：釋迦呢？沒看到啊。

姊姊：早就丟掉了。

妹妹：你什麼時候出院啊？

姊姊：醫生說至少還要兩個星期。

妹妹：好久噢。

姊姊：對啊，醫院的東西又很難吃。

妹妹：你家有廚房嗎？我可以弄給你吃。

姊姊：不會很麻煩嗎？

妹妹：反正我自己也要煮。

姊姊：哎，你最能幹了。(頓)我的主治醫生是女生，長得很漂亮，我說，醫生，你結婚了嗎？要不要我介紹幾個男同事給你，他們人都很好。醫生笑了笑，說，我除了開刀什麼都不會，不會開車，不會煮飯，這樣也有人要嗎？

妹妹：醫生薪水這麼高，總會有吧。

姊姊：我跟醫生說，我也什麼都不會，還不是結婚了。

**沉默。**

姊姊：(苦笑)不過，都離婚了。(頓)我這樣的人好像不該幫人介紹男友啊。

**沉默。**

妹妹：不然幫我介紹幾個男生好了。

姊姊：咦？

妹妹：我認識的人很少啊。

姊姊：那是因為你太害羞了。你只要稍微活潑一點，就會有很多男孩子想認識你。

妹妹：我有什麼人可以認識？

**沉默。**

姊姊：好想去海邊噢。好想看一大片的海，一大片的沙灘……

妹妹：等你好起來吧。

姊姊：我們冬天去，就不會有觀光客……

妹妹：風太大了。

姊姊：你記不記得，我們小時候去釣魚……

妹妹：在核電廠的出海口。

姊姊：那裏的魚又肥又大，可是大人都叫我們放回去。

妹妹：核電廠嘛。

姊姊：以前又不知道。

妹妹：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。

姊姊：據說以前那邊有個像我們那的，呃，小鎮？

妹妹：後來呢？

姊姊：徵收土地，都搬走了。那附近也沒人敢住。

妹妹：風車那邊以前不曉得有沒有人住？

姊姊：不知道，要問。

妹妹：好像也不能問誰。

**沉默。**

妹妹：已經沒有人會帶我們去釣魚了。

姊姊：你帶我去嘛。

**沉默。**

姊姊：我們像小時候一樣，坐在海邊看一整天。

妹妹：好。

## 第二場

**姊姊的租屋處。**

**姊姊由妹妹扶著，進入房間。**

姊姊：你打理得好整齊。

妹妹：我一直夢想成為這樣的女主人。

姊姊：我都不知道。

妹妹：你家很漂亮。（頓）只要一兩朵花……

姊姊：花是哪裡來的？

妹妹：別人送你那些花呀。剛好還有幾朵沒謝。

姊姊：真漂亮。簡直不像我家了。

妹妹：我幫你把紙箱裡的東西都拿出來了。

姊姊：我收得很匆忙，還來不及整理，就被撞到了。

妹妹：對了，我用了你的毛巾和牙刷。

姊姊：你就用啊，其實我自己也搞不清什麼在哪裡。

妹妹：你的車修好了嗎？

姊姊：修不好，對方的保險公司會賠錢。（頓）那台車其實還可以動欸。

妹妹：啊？

姊姊：我上救護車之前還想把車子開走，真的可以動喔。

妹妹：你在想什麼啊？

姊姊：我也不知道，那時我腦袋一片空白。只想把車開走。

妹妹：這點倒是跟以前一樣。你不痛嗎？

姊姊：很痛啊，但我覺得還好，後來才知道骨折了。

妹妹：你在醫院住了三星期欸。連肋骨都斷了。

姊姊：你有沒有看過之前的新聞——你沒來的時候我一直看電視——台灣人對痛的忍耐力很強，因為很多人怕請假去看醫生會被老闆刁難，所以常常到真的非常不舒服才去看醫生，他們訪問一個醫生，醫生說，他常常和病人說：「你怎麼可以忍耐到現在？」

妹妹：對啊，你怎麼辦到的？

姊姊：很好笑，我滿腦子想著要趕快去上班。救護車來了，他們還要把我的手從方向盤上拔下來。我一慌就會緊緊抓著什麼東西。

妹妹：昨天保險公司的人有打電話來。

姊姊：到這裡嗎？

妹妹：對。

姊姊：他們說什麼？

妹妹：變更受益人的事情，他們問我是不是換成了我。

姊姊：現在你是我唯一的親人了，我們應該像小時候那樣。你來跟我住，才不會孤單。

妹妹：孤單？哈哈，我都要三十歲了，沒結婚，也沒有男友，連一隻等我回家的小貓小狗都沒有……

**沉默。**

妹妹：啊，不要管我啦，我有時候會很感傷。

姊姊：你應該來跟我住，我房間是雙人床。

妹妹：我知道，你不在的時候我都睡你的床。

姊姊：我們應該像以前一樣睡在一起。

妹妹：好久沒有這樣了。

姊姊：多久了啊？

妹妹：你念高中之前吧。

姊姊：那好久了。

妹妹：是呀，後來我們也沒有去撿過學校操場的蓮霧了。

姊姊：也沒有去釣魚。

妹妹：釣客也越來越少了。

**沉默。**

姊姊：我後來一直覺得很好笑，保險公司的人跟我說，要把汽車報廢，因為那是一台中古車，十一二年了吧，就產值來看，已經沒有價值了，零元，我說那明明還可以開，但他們說就直接報廢吧，對方會賠我一輛新車。

妹妹：這很好呀。

姊姊：但那台車還可以開，只要他們修好。

妹妹：但很划算呀，你就當舊車換新車。

姊姊：可是我進醫院住了三個星期。

妹妹：當作休假。

姊姊：在床上什麼事情都不能做，連看書都很麻煩……天曉得回公司會有多少事情在等我。

妹妹：慢慢來嘛。你就是太著急了。

姊姊：撞我的人才著急，他們紅燈右轉……是一個剛考上駕照的大學生，死媽寶。他媽媽一直跟我道歉，那個男生在旁邊大哭。他媽媽說她已經跟兒子講過不能轉了，但他們剛剛大吵一架，兒子看沒車就猛踩油門衝過去了……

妹妹：你是不是也開得很快？



姊姊：開會快遲到了，那天輪我簡報，一看到綠燈就衝過去。還好勞保有賠。

妹妹：好可怕噢。我們都不用怕遲到，反正沒什麼人會來，不要遲太久，就不會扣薪水。

姊姊：真是沒競爭力的地方。（笑）我以前的老闆最喜歡這樣說，每天訓話都說要業績衝衝衝，最後他就衝進醫院裡了。

妹妹：怎麼了？

姊姊：中風。拖了好久，時好時壞，前陣子惡化得很快。聽之前的同事說，好像在上星期過世了。

妹妹：你要去嗎？

姊姊：不知道，應該不用，我和他沒那麼好。

妹妹：這樣啊。

**沉默。**

妹妹：對了，你有一箱東西我不知道怎麼辦，放在你房間裡面。

姊姊：是什麼？

妹妹：一些文件，筆記本、信件、帳單。

姊姊：噢。

妹妹：怎麼了？

姊姊：我一直不知道要不要丟掉。從結婚考慮到現在，因為我覺得他會偷看……

妹妹：裡面是什麼？

姊姊：你沒有看吧？

妹妹：沒有。

姊姊：那就好。我再想一想。

**沉默。**

妹妹：是日記嗎？

姊姊：類似吧。還有高中時寫的小說。

妹妹：我喜歡校刊上登的那篇，我一直記得，是一個小偷在沙灘上看到鯨魚擱淺的故事。

姊姊：都是以前的事了。

妹妹：後來你就不寫了。

姊姊：寫得比我好的人太多了。

妹妹：說到擱淺，我一直記得一件奇怪的事。

姊姊：是什麼？

妹妹：我們家那邊的沙灘，有一隻曼波魚擱淺了。我後來才知道，曼波魚是一種深海魚，很少浮上岸，那邊也沒有黑潮經過……在晚上，有人發現那隻曼波魚，他們通知

海巡署，海巡署的人來了，很努力想把魚推回深一點的海裡，希望牠自己游回去……但實在太大太重了，人力推不動，最後魚還是死了。那天月亮很圓，那隻長得很奇怪的魚就在月光下死掉了……

姊姊：他們怎麼處理那隻魚？拿去漁港？

妹妹：不知道欸。

姊姊：可能賣掉了。

妹妹：隔天我在報紙上看到曼波魚擱淺的新聞，放在花蓮曼波魚觀光季的隔壁版面，好奇怪。我一直在想，那些記者和編輯是怎麼想的。

姊姊：可能是想開個玩笑吧。

妹妹：十年了，我還記得。（頓）好奇怪喔。

姊姊：你好像只記得奇怪的事。

妹妹：會嗎？

姊姊：你說你記得小時候夢到我開車載你，你說不要開這麼快啦，我不理你，越開越快……最後我們就一起掉到海裡了。

妹妹：我覺得很可怕就哭了。然後就醒來了。

姊姊：有一陣子我喜歡開快車，那時在和他吵架，不想回家，我就開車在街上繞，最後居然開上高速公路，轉錯彎，本來想繞回家，卻越開越遠……他一直打電話給我，我聽著導航和手機鈴聲，停在路邊，不知道怎樣才能開回原來的地方……

**沉默。**

姊姊：我回到家的時候，已經很晚了，他坐在客廳等我，說，女人不該開車的。

**沉默。**

妹妹：女人當然可以開車，我們國中就會開卡車了。

姊姊：（笑）三嬸還會開起重機。

妹妹：三嬸什麼都會，她還會開耕耘機。（頓）那是她年輕的事了。

姊姊：現在沒有種稻了吧？

妹妹：她常說她過世以後要把田給我，我去考個執照，要是你工作不順心，就可以回來，和我一起當個農婦。

姊姊：哈哈，三嬸還是這樣。

妹妹：她說她要收個乾兒子，讓他來種那些田。

姊姊：現在沒有人要種田了啦。太辛苦了。

妹妹：我跟她一起撿石頭、翻土，弄出一小塊菜園，我們在那裡種菜。

姊姊：真好。我真想跟你交換。

妹妹：鄉下也沒這麼好啦。

**沉默。**

姊姊：我不喜歡都市，這裡這麼擠，老是塞車……我好想沿著濱海公路一路狂飆，然後回家去看一看。

妹妹：你很快就會好起來的。

**沉默。**

姊姊：大概吧。

**沉默。**

妹妹：要不要喝雞湯？早上煮的，我去熱。

姊姊：不用啦，我不餓。

妹妹：唉呀，是我餓了。

姊姊：(笑)不早說。

妹妹：有你的信。我放在桌上。

姊姊：是什麼？

妹妹：電話帳單。昨天姊夫轉交給我的。

姊姊：我都不知道還忘了這個。

**妹妹離開。**

姊姊：(對妹妹)欸，我也有點餓了。

**妹妹回來。帶著鍋子，和兩個碗。**

妹妹：(舀湯)喝吧。小心燙。

**沉默。**

**兩人各自進食。**

姊姊：好久沒有人煮東西給我吃了。

妹妹：我也好久沒有煮給別人吃了。

姊姊：你就搬來住，好不好？

妹妹：可是……

姊姊：工作可以再找嘛。

**沉默。**

妹妹：其實，我把工作辭掉了。

姊姊：什麼？

妹妹：我沒跟三嬸說，只說你生病了，我請假來照顧你。

姊姊：為什麼？

妹妹：我最近常常想到那個女人，十年了，她還是每年都來。來看一個也許她根本不認識，也沒見過面的人。

姊姊：誰？

妹妹：她好像死神一樣。我做夢都會夢到她，夢到我站在櫃台前，問她要找誰，聽到她說出我的名字。

姊姊：我早說過你不該在那裏工作的。

妹妹：我才高職畢業，不然我還能做什麼？

**沉默。**

姊姊：你果然是我妹妹。(頓)他們本來要我辭掉工作，我不肯，但現在我反而想辭了。

妹妹：誰？

姊姊：我想這樣對誰都好。他媽媽說的對，我不該耽誤他。我應該辭掉工作，待在家裡……他們又不是沒有錢。

**沉默。**

姊姊：可是那太無聊了。我會變得和我所有朋友一樣，每天只看得到小孩、奶粉和尿布……所以我和他說，等我幾年好不好，我還想努力看看能不能升襄理，還想去布拉格二度蜜月……我想我錯了，我根本不想生小孩。

**沉默。**

妹妹：(擁抱姊姊)那不是你的錯。

姊姊：我常常覺得自己錯了。可是沒有更好的辦法了。自己一個人住的感覺很奇怪，一直覺得屋子裡應該有點聲音，四處卻靜悄悄的。

妹妹：沒關係，我會陪你，讓我陪你。（頓）我太久沒有和你生活在一起了……我居然什麼都不知道……

姊姊：我怎麼能讓你知道呢……不想讓你擔心。（頓）你也不要結婚好不好，我們兩個人住在一起，老了就搬回去老家，自己種菜自己吃……

**沉默。**

姊姊：有一天，我回家，看到他媽媽坐在客廳，我問她為什麼特地來了，她說，她兒子讓另一個女人懷孕了。

**沉默。**

妹妹：你就接受了？

姊姊：我能怎麼辦？（頓）辦完離婚以後，他就把那個女人帶回家，說，你看，這是我們的新家。

**沉默。**

姊姊：他怎麼能……那是我們的家……

**沉默。**

妹妹：有時候，我會到每個樓層巡邏，偶爾會有人掉東西……一頂帽子，小孩玩具，手機充電器，我撿起來，拿去樓下櫃台，通常不會有人來領。（頓）有一次我不知道為什麼，可能前一天沒睡好吧，突然困在十一樓走不出去，每個格子都設計得一模一樣，菩薩在上頭慈祥的微笑……我轉了兩圈，頭暈暈的，還是找不到電梯在哪，光線越來越暗，我知道那邊有一面窗，那是西邊，直直走就會到電梯，但我卻一直找不到。

**沉默。**

妹妹：忽然我轉過一座佛像，看到那扇窗……時間過得好快，已經日落了……我看著紅紅的夕陽，覺得好累。幾天後，我聽到你住院了，就把工作辭掉了。

**沉默。**

妹妹：不知道那個女人明年會不會來。

### 第三場

**姐姐的租屋處。第二場之後又過了一段時間，姊姊手上還是包著石膏。妹妹提著一籃子菜進屋。**

妹妹：天啊，外面好冷。還好前幾天有買蔥，蔥現在好貴。

姊姊：我明天就要去上班了。

妹妹：太好了，要多穿一點喔，真的好冷。

姊姊：我覺得今晚我一定睡不著。

妹妹：你太緊張啦。我買了酸白菜噢，今天晚餐吃酸菜白肉鍋。

姊姊：我已經休假一個月了……公司的訊息我也不敢回，陸續把幾個案子又交到我手上，雖然在家裡就可以做一部份，果然還是要進公司。

妹妹：這樣啊。

姊姊：主管一直說我不在，業績都下滑了。

妹妹：哈哈，這麼厲害。

姊姊：想也知道是客套話。好不想回去……

妹妹：晚上好好吃一頓再來想吧。

姊姊：好。

**沉默。**

妹妹：房間那一箱東西，你想要怎麼辦？

姊姊：衣櫃如果有空間的話就放進去吧。

妹妹：放不下吧。

姊姊：一定要整理嗎？

妹妹：一定要。

**沉默。**

姊姊：好吧。

**姊姊把箱子搬出，一一拿出東西。**

姊姊：這些不要了。

妹妹：這是什麼？

姊姊：收據那些的吧，你不要看啦。

妹妹：都裝進這個紙袋吧。等一下拿去回收。

姊姊：這些也不要。

妹妹：好多筆記本。這是日記嗎？

姊姊：都丟了吧，一開始都寫好多，然後開始一天沒寫，兩天沒寫……都只能堅持到七月，後面都是空白。

妹妹：好多本。

姊姊：我不知道為什麼每年都這麼不死心。

妹妹：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寫日記啊？

姊姊：高中吧。

妹妹：就是你搬出去之後。

姊姊：對啊，那時和堂姊一起住，蠻快樂的。

妹妹：真好。

## 沉默。

姊姊：我跟你說，經過這些事情，我真的覺得我好像成熟一點了喔，現在我不會期待有人可以幫我解決問題了，事實上，別人不要製造問題就好了。

妹妹：怎麼說？

姊姊：例如結婚呀，我本來以為那是多一個人來幫我解決問題，沒想到問題更多。

妹妹：唉呀，怎麼說這些。

姊姊：所以我決定了，我以後的生活目標就是，不要給別人製造麻煩。（頓）像我就給你帶來很多麻煩呀，還要幫我整理房間。

妹妹：少來，又不是外人。

姊姊：家人也不行，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。

妹妹：你今天好奇怪。

姊姊：我覺得我應該振作一點，重新開始。這個箱子從高中開始一直跟著我到處走來走去，我都沒有仔細看過裡面，只是把害怕的東西都丟進去。（頓）能這樣丟東西真好，我覺得這些事情都結束了，過去了。我一直不敢打開來看，但其實很多東西已經在裡面漸漸變成不要的、沒有用的東西了。

妹妹：好像核廢料喔。

姊姊：對啊。好像到哪一年核電廠就不會繼續運轉了，會變成放核廢料的地方。

妹妹：哈哈，那樣我們還是住在核廢料旁邊。

姊姊：到那個時候，搞不好我們都變成老太太了喔。

妹妹：好像是再過幾年的事情，搞不好你又結婚了。

姊姊：不要，我不想再結婚了。



**沉默。**

姊姊：其實我怕回去公司，因為怕看到我同事。

妹妹：處不好嗎？

姊姊：有一個男生一直在追我，我受傷的時候，他還有來看我。他小我五歲，像一個很大很大的白熊娃娃，在他旁邊就很有安全感。

妹妹：你喜歡他嗎？

姊姊：喜歡啊。

妹妹：那你怕什麼？

姊姊：我很害怕，怕最後還是分開，心裡空空的……

妹妹：從你搬出去之後，我好像就不認識你了。

姊姊：我也快不認識我自己了。

妹妹：我跟你說一件事，你不要生氣喔。

姊姊：說啊。

妹妹：你先答應我不要生氣。

姊姊：什麼事情神秘兮兮的？

妹妹：你先答應我嘛。

姊姊：（猶豫）好，我不會生氣。

妹妹：我看了你的日記，這個箱子裡的東西。你，你先聽我說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一開始在整理的時候就打開過了，我也知道這是重要的東西，但我還是忍不住看了……對不起。

姊姊：（深吸一口氣，緩緩吐出）你果然看了。

妹妹：對不起，我只是想知道你在想什麼，從你離開家以後，你越來越漂亮了，變得越來越像都市人……我只是想知道你坐在書桌前面，亮著半個晚上的燈，到底都在寫什麼，我從上鋪看你的背影，覺得你長大了，變成熟了，所以我也不認識你了。你不會再和我去田裡撈溪蝦了。（頓）我已經一個人好久了。從你到城裡念書之後，就沒有人跟我說話。你好像變成另一個人一樣，我不敢和你說話，怕你覺得我很討厭……久了我也不太會說話，也變成另外一個人了。

**沉默。**

姊姊：我知道你會看。

**沉默。**

姊姊：是我不好，有一陣子，我真的好討厭我的家，和我的家人……我花好大力氣想變

成都市人，說流利英文，學他們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好讓自己不要這麼自卑，可是我還是和他們都不一樣……我覺得自己好糟糕……我花很多力氣想得到的東西都離開了，留下來的是什麼我也不知道，已經沒有什麼事情是重要的了……

**沉默。**

姊姊：你看了那些東西，有更了解我嗎？

**沉默良久，妹妹給了姊姊一個擁抱。**

妹妹：我看完以後一直想這麼做。只是我不知道怎麼辦，我覺得其實我可能永遠沒有能力了解你，我只是知道我完全不了解你。

**沉默。**

妹妹：我覺得你好像那個女人。穿黑衣服，在四月的時候來的女人。

姊姊：為什麼？

妹妹：好像在等什麼東西一樣。你知道必定會來，但不知道是多久以後。

**沉默。**

姊姊：也許吧。

**沉默。**

姊姊：好像越來越冷了，可以再抱我一下嗎？

**妹妹擁抱姊姊。**

妹妹：日本的氣象預報說會下雪噢。

姊姊：這麼冷啊？

**沉默。**

姊姊：你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？

妹妹：可以啊。

姊姊：我好想回去看一看，開車帶我去好嗎？

妹妹：你什麼時候要拆石膏？

姊姊：下星期。

妹妹：那就下星期，拆了石膏，我們就出發。

姊姊：好。

妹妹：等一下，我們來吃火鍋，喝熱熱的湯。

姊姊：好。

妹妹：越來越冷了，再抱一下好不好。

姊姊：好。現在你是世界上唯一了解我的人。

## 第四場

**海邊。姊姊手上的石膏已經拆掉了。**

姊姊：你也把鞋子脫掉嘛。

妹妹：好啊。

姊姊：這裡都沒有變。

妹妹：哇，沙子好軟，好久沒有這樣了。

姊姊：你都不會到海邊來嗎？這麼近。

妹妹：每天都看就不會想來啊。

姊姊：以前有這個旅館嗎？海岸都被圍起來了。

妹妹：蓋好多年了，一直沒有完工。

姊姊：幸好現在沒有遊客。

妹妹：前面的渡假村據說連玩沙都要收錢呢。

姊姊：海水好冰！

妹妹：這個天氣怎麼可能不冰。

姊姊：可是出太陽呀。

妹妹：現在是冬天耶。

姊姊：不要潑我水啦。

妹妹：難得有人跟我玩水啊。

姊姊：那我也要！

**兩人玩了一陣。**

姊姊：我們是不是走到旅館的海灘了？

妹妹：管他的，以前誰都可以進來。

姊姊：也是。

妹妹：你記不記得，後面有片林投樹林？

姊姊：有一片小小的海灘……可以撿貝殼！

妹妹：不知道還有沒有貝殼？

姊姊：去了就知道。

**兩人移動到樹林。繁茂的林投樹包圍兩塊平整的大石頭，彷彿一個隱密的樹洞。**

妹妹：啊，我記得這塊石頭。

姊姊：小時候我們躺在這兒曬衣服，嘿，我還可以躺上去呢。

妹妹：我也要。

### **兩人躺下。**

妹妹：這裡還是有貝殼，和小小透明的螃蟹……

姊姊：我妹妹也還在這裡。

妹妹：好像回到小時候一樣。

姊姊：好睏噢。

妹妹：好想睡覺……

姊姊：那睡一下啊，好累喔。

妹妹：鞋子會不會被沖走啊？

姊姊：那邊離海很遠欸。

妹妹：可是……

姊姊：冬天誰要來這裡啊。

妹妹：(笑) 沙灘好像是我們的一樣。

姊姊：對啊，我現在封你為……林投公主！

妹妹：不要，誰要當林投姐啊。別鬧了，我好睏喔。

姊姊：那就睡覺啊。

妹妹：好。

### **安靜地過了一會。**

妹妹：姊，我跟你說……睡著了啊……晚安。

### **過了一會，兩人醒來，已經是晚上了。**

姊姊：現在幾點了？

妹妹：天都黑了。

姊姊：今天是滿月。

妹妹：好暗，你小心點。

姊姊：不用怕，月亮很亮。我們走原路回去。

妹妹：好。

姊姊：我不知道沙子在月光下會閃閃發亮。

妹妹：海也是啊。你看，那是釣白帶魚的船。

姊姊：突然好想吃紅燒白帶魚。

妹妹：你噢。

姊姊：曼波魚是在這裡擱淺的嗎？

妹妹：對呀。

姊姊：想到之後不能常常看到這片海就覺得有點難過。

妹妹：不管發生什麼事，只要來看海，就覺得不開心的事都被帶走了。

姊姊：你說，以後還會不會有曼波魚擱淺在這裏？

妹妹：只要海還在這裡，總有一天，還是會有曼波魚擱淺在沙灘上死掉吧。

姊姊：海真漂亮，沙灘也是。

妹妹：是啊。

姊姊：我們再看一會吧。

妹妹：好。

**劇終。**